

續古文辭彙纂

一函
十二冊

新平館

知不足齋

PDG

續古文辭類纂卷二十

下編之二

奏議類

孫錫公三習一弊疏

孫嘉淦字錫公山西興縣人康熙癸巳進士官至協辦大學士諡文定



臣一介庸愚學識淺陋荷蒙風紀重任日夜悚惶思竭愚夫之千慮仰贊高深於萬一而數月以來捧讀上諭仁心仁政愷切周詳凡臣民之心所欲而口不敢言者皇上之心而已皇上之心仁孝誠敬加以明恕豈復尙有可議而臣猶欲有言者正於心無不純政無不善之中而有所慮焉故過計而預防之也今夫治亂之循環如陰陽之運行坤陰極盛而陽生乾陽極盛而陰始事當極盛之際必有陰伏之機其機藏於至微人不能覺而及其既著遂積重而不可返此其間有三習焉不可不慎戒也主德清則臣心服而頌仁政多則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稱聖發一令

而四海謳歌在臣民原非獻諛。然而人君之耳則熟於此矣。耳與
譽化。匪譽則逆。故始而匡拂者拒。繼而木訥者厭。久而頌揚之不
工者亦絀矣。是謂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上愈智則下愈愚。
上愈能則下愈畏。趨蹌諂脇顧盼而皆然。免冠叩首應聲而卽是。
在臣工以爲盡禮。然而人君之目則熟於此矣。目與媚化。匪媚則
觸。故始而倨野者斥。繼而嚴憚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
是謂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敬求天下之士見之多而以爲
無奇也。則高己而卑人。慎辦天下之務。閱之久而以爲無難也。則
雄才而易事。質之人而不聞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見其所過。於是
乎意之所欲信以爲不踰。令之所發概期於必行矣。是謂心習於
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旣成乃生一弊。何謂一弊。喜小人而厭
君子是也。今夫進君子而退小人。豈獨三代以上知之哉。雖叔季

之主臨政願治。執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君。各賢其臣。孰不以爲吾所用者。必君子而決非小人。乃卒於小人進而君子退者。無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獨。才則小人與君子共之。而且勝焉。語言奏對。君子訥而小人佞諛。則與耳習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則與目習投矣。卽課事考勞。君子孤行其意而恥於言功。小人巧於迎合而工於顯勤。則與心習又投矣。小人挾其所長以善投。人君溺於所習而不覺。審聽之而其言入耳。諦觀之而其貌悅目。歷試之而其才稱乎心也。於是乎小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夫至於小人合而君子離。其患豈可勝言哉。而揆厥所由。皆三習爲之蔽焉。治亂之機。千古一轍。可考而知也。我皇上聖明首出。無微不照。登庸耆碩。賢才彙升。豈惟竝無此弊。亦竝未有此習。然臣正及其未習也。而言之設其習旣成。則

有知之而不敢言抑或言之而不見聽者矣。今欲預除三習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願言皇上之心也。語曰。人非聖人孰能無過。此淺言也。夫聖人豈無過哉。惟聖人而後能知過。惟聖人而後能改過。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大過且有。小過可知也。聖人在下。過在一身。聖人在上。過在一世。書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是也。文王之民無凍餒。而猶視以爲如傷。惟文王知其傷也。文王之易貫天人。而猶望道而未見。惟文王知其未見也。賢人之過。賢人知之。庸人不知。聖人之過。聖人知之。賢人不知。欲望人之繩愆糾謬。而及於所不知。難已。故望皇上之聖心。自懷之也。危微之辨。精而後知。執中難允。懷保之願宏而後知。民隱難周。謹幾存誠。返之已而真。知其不足。老安少懷。驗之世而實。見其未能。夫而後歆然不敢以自是。不敢自是之意。流貫於用人行。

政之閒。夫而後知諫諍切磋者。愛我良深。而諛悅爲容者。愚已而陷之阱也。耳目之習除。而便辟善柔便佞之態。一見而若浼。取舍之極定。而嗜好宴安功利之說。無緣以相投。夫而後治臻於郅隆。化成於久道也。不然而自是之根不拔。則雖斂心爲慎。慎之久而覺其無過。則謂可以少寬。勵志爲勤。勤之久而覺其有功。則謂可以稍慰。夫賢良輔弼。海宇昇平。人君之心稍慰。而欲少自寬。似亦無害於天下。而不知此念一轉。則嗜好宴安功利之說。漸入耳而不煩。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視而不見。其可憎久而習焉。忽不自知。而爲其所中。則黑白可以轉色。而東西可以易位。所謂機伏於至微。而勢成於不可返者。此之謂也。是豈可不慎戒而預防之哉。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又曰。德日新。萬邦爲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大學言見賢而不能舉。見不賢而不能退。至於好惡拂人之性。而

推所由失皆因於驕泰滿與驕泰者自是之謂也由此觀之治亂之機轉於君子小人之進退進退之機握於人君一心之敬肆能知非則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見過則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肆者小人之媒而亂之階也然則沿流溯源約言蔽義惟望我皇上時時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舉不外於此矣語曰狂夫之言而聖人擇焉臣幸生聖世昌言不諱故敢竭其狂瞽伏惟皇上包容而垂察焉則天下幸甚

此疏

乾隆元年上曾文正公鳴原堂論文云乾隆初鄂張兩相國當國蔡文勤輔翼聖德高宗聰明天廑如旭日初升四海清明每詔諭頒示中外識者以比之典謨誓誥獨孫文定公以不自是匡弼聖德可謂憂盛危明以道事君者矣純廟御宇六十年盛德大業始終不懈未必非此疏裨助高深厥後嘉慶元年道光元年臣僚皆鈔此疏進呈至道光三十年文宗登極壽陽相國祁雋藻亦鈔此疏進呈余在京時聞諸士友多稱此疏為本朝奏議第一余以其文氣不甚高古稍忽易之近年細加紬繹其所云三習一弊凡中智以上大抵皆蹈此弊而不自覺而所云自是之根不拔黑白可以轉色東西可以易位亦非絕大智慧猛加省惕者不能道余與沅弟忝竊高位多聞諛言所謂三大習者余自反實所難免沅弟屬官較少此習較淺然亦不可不預為之防吾昆弟各錄一通於座右亦小宛詩人邁征之道也

曾滌生遵議大禮摺

道光三十年正月二十八日

奏爲遵

旨敬謹詳議事正月十六日

皇上以

大行皇帝硃

諭遺命四條內無庸

郊配

廟祔二條令臣工詳議具奏臣等

謹於二十七日集議諸臣皆以

大行皇帝功德懿鑠

郊配旣

斷不可易

廟祔尤在所必行直道不泯此天下之公論也臣國

藩亦欲隨從眾議退而細思

大行皇帝諄諄誥誡必有精意存

乎其中臣下鑽仰

高深苟窺見萬分之一亦當各獻其說備

聖主之博采竊以爲

遺命無庸

廟祔一條考古準今萬難遵

從無庸

郊配一條則不敢從者有二不敢違者有三焉所謂無

庸

廟祔一條萬難遵從者何也古者祧廟之說乃爲七廟親盡

言之閒有親盡而仍不祧者則必有德之主世世宗祀不在七廟

之數若殷之三宗周之文武是也

大行皇帝於

皇上爲

禩

廟本非七廟親盡可比而論功德之彌綸又當與列祖列宗同爲百世不祧之室豈其弓劍未忘而烝嘗遽別且諸侯大夫尙有廟祭况以天子之尊敢廢升祔之典此其萬難遵從者也所謂無庸郊配一條有不敢從者二何也古聖制禮亦本事實之旣至而情文因之而生大行皇帝仁愛之德同符大造偶遇偏災立頒帑項年年賑貸薄海含哺粒我烝民后稷所以配天也御宇三十年無一日之暇逸無須臾之不敬純亦不已文王所以配上帝也旣已具合撰之實而欲辭升配之文則普天臣民之心終覺不安此其不敢從者一也歷考列聖升配惟世祖章皇帝係由御史周季琬奏請外此皆繼統之聖人特旨舉行良由上孚昊眷下愜民情毫無疑義也行之旣久遂爲成例如大行皇帝德盛化神卽使無例可循臣下猶應奏請况乎成憲

昭昭曷敢踰越傳曰君行意臣行制在大行皇帝自懷謙讓之盛意在大小臣工宜守國家之舊制此其不敢從者二也所謂無庸郊配一條有不敢違者三何也壇壝規模尺寸有定乾隆十四年重加繕修一甎一石皆考律呂之正義按九五之陽數增之不能改之不可七廟配位各設青幄當初幄制闊大乾隆三年量加收改今則每幄之內僅容豆籩七幄之外幾之餘地我大行皇帝慮及億萬年後或議增廣乎壇壝或議裁狹乎幄製故定爲限制以身作則俾世世可以遵循今論者或謂西三幄之南尙可添置一案暫爲目前之計不必久遠之圖豈知人異世而同心事相沿而愈久今日所不敢言者亦萬世臣子所不敢言者也今日所不忍言者亦萬世臣子所不忍言者也經此次硃諭之嚴切盈廷之集議尙不肯裁決遵行則後之人又孰肯冒天下

之不遑乎。將來必至修改基址，輕變舊章。此其不敢違者一也。古
來祀典興廢不常，或無其祭而舉之，或有其禮而罷之。史冊所書，
不一而足。唐垂拱年間，郊祀以高祖、太宗、高宗並配。後開元十一
年，從張說議，罷太宗、高宗配位。宋景祐年間，郊祀以藝祖、太宗、真
宗並配。後嘉祐七年，從楊旼議，罷太宗、真宗配位。我朝順治十
七年合祀天地日月星辰山川於大享殿，奉太祖、太宗
以配厥後，亦罷其禮。祀典改議，乃古今所常有。我大行皇帝慮
億萬年後，愚儒無知，或有援唐宋罷祀之例，妄行陳奏者，不可不
預爲之防。故硃諭有曰：「非天子不議禮，以爲一經斷定，則巍然
七幄與天長存。後世增配之議，尙且不許罷祀之議，更何自而
興？所以禁後世者，愈嚴則所以尊列祖者愈久。此其計慮之周，
非三代制禮之聖人而能如是乎？」大行皇帝以制禮之聖人自

居臣下何敢以尋常之識淺爲窺測有尊崇之虛文無謀事之遠慮此其不敢違者二也我朝以孝治天下而遺命在所尤重康熙二十六年孝莊文皇后遺命云願於遵化州孝陵近地擇吉安厝當時臣工皆謂遵化去太宗昭陵千有餘里不合祔葬之例我聖祖仁皇帝不敢違遺命而又不敢違成例故於孝陵旁近建暫安奉殿三十餘年未敢竟安地宮至雍正初始敬謹藏事嘉慶四年高宗純皇帝遺命云廟號無庸稱祖我仁宗睿皇帝謹遵遺命故雖乾隆中之豐功大烈而廟號未得祖稱載在會典先後同揆矣此次大行皇帝遺命惟第一條森嚴可畏若不遵行則與我朝家法不符且硃諭反覆申明無非自處於卑屈而處列祖於崇高此乃大孝大讓互占之盛德也與其以尊崇之微忱屬之臣子孰若以莫大之盛德歸之君

父此其不敢違者三也。臣竊計皇上仁孝之心，兩者均有所歉。然不奉升配，僅有典禮未備之歉。遽奉升配，既有違命之歉。又有將來之慮，是多一歉也。一經大智之權衡，無難立判乎輕重。聖父制禮而聖子行之，必有默契於精微，不待臣僚擬議而後定者。臣職在秩宗，誠恐不詳不慎，皇上他日郊祀之時，上顧成命，下顧萬世，或者恍然難安，則禮臣無所辭其咎。是以專摺具奏，干瀆宸嚴，不勝惶悚戰慄之至。謹奏。

曾滌生應

詔陳言摺

道光三十年三月初二日

奏爲應詔陳言事。二月初八日奉皇上諭，令九卿科道有言事之責者，於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據實直陳，封章密奏。仰見聖德謙沖，孜孜求治，臣竊維用人行政二者，自古皆相提并論，獨至我朝，則凡百庶政，皆已著有成憲。旣備旣詳，未可輕議。今

日所當講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方今人才不乏。欲作育而激揚之。端賴我皇上之妙用。大抵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廢一。請爲我皇上陳之。所謂轉移之道。何也。我朝列聖爲政。大抵因時俗之過而矯之。使就於中順治之時。瘡痍初復。民志未定。故聖祖繼之以寬。康熙之末。久安而吏弛刑措而民偷。故世宗救之以嚴。乾隆嘉慶之際。人尙才華。士驚高遠。故大行皇帝斂之以鎮靜。以變其浮誇之習。一時人才循循。規矩準繩之中。無有敢才智自雄。鋒芒自逞者。然有守者多。而有猷有爲者漸覺其少。大率以畏葸爲慎。以柔靡爲恭。以臣觀之。京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外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顛預。退縮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動輒請旨。不肯任咎。是也。瑣屑者。利析錙銖。不顧大體。察及秋毫。不見輿薪。是也。敷衍者。

裝頭蓋面。但計目前。剜肉補瘡。不問明日是也。顛頂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潰爛。章奏粉飾。而語無歸宿。是也。有此四者。習俗相沿。但求苟安。無過不求振作。有爲將來一有艱鉅。國家必有乏才之患。我大行皇帝深知此中之消息。故亟思得一有用之才。以力挽頽風。去年京察人員數月之內。擢臬司者三人。擢藩司者一人。蓋亦欲破格超遷。整頓積弱之習也。無如風會所趨。勢難驟變。今若遽求振作之才。又恐躁競者因而倖進。轉不足以收實效。臣愚以爲欲使有用之才。不出範圍之中。莫若使之從事於學術。漢臣諸葛亮曰。才須學。學須識。蓋至論也。然欲人才皆知好學。又必自我皇上以身作則。乃能操轉移風化之本。臣考聖祖仁皇帝登極之後。勤學好問。儒臣逐日進講。寒暑不輟。萬壽聖節。不許閒斷。三藩用兵。亦不停止。召見廷臣。輒與之往復討論。故當時

人才濟濟。好學者多。至康熙末年。博學偉才。大半皆聖祖教諭而成就之。今皇上春秋鼎盛。正與聖祖講學之年相似。臣之愚見。欲請俟二十七月後。舉行逐日進講之例。四海傳播。人人嚮風。召見臣工。與之從容論難。見無才者。則勗之以學。以痛懲模稜罷輒之習。見有才者。則愈勗之以學。以化其剛愎刻薄之偏。十年以後。人才必大有起色。一人典學於宮中。羣英鼓舞於天下。其幾在此。其效在彼。康熙年間之往事。昭昭可觀也。以今日之委靡。因循。而期之以振作。又慮他日之更張。僨事而澤之以詩書。但期默運而潛移。不肯矯枉而過正。蓋轉移之道。其略如此。所謂培養之方。何也。凡人才未登仕版者。姑不具論。其已登仕版者。如內閣六部翰林院。最爲薈萃之地。將來內而卿相。外而督撫。大約不出此八衙門。此八衙門者。人才數千。我皇上不能一周知也。

培養之權。不得不責成於堂官。所謂培養者。約有數端。曰教誨。曰甄別。曰保舉。曰超擢。堂官之於司員。一言嘉獎。則感而圖功。片語責懲。則畏而改過。此教誨之不可緩也。榛棘不除。則蘭蕙減色。害馬不去。則騏驥短氣。此甄別之不可緩也。嘉慶四年十八年兩次令部院各保司員。此保舉之成案也。雍正年間甘汝來以主事而賞人參。放知府。嘉慶年間黃鉞以主事而充翰林。入南齋。此超擢之成案也。蓋嘗論之。人才譬之禾稼。堂官之教誨。猶種植耘耔也。甄別。則去其稂莠也。保舉。則猶灌溉也。皇上超擢。譬之甘雨時降。苗勃然興也。堂官常常到署。譬之農夫。日日田閒。乃能熟悉穡事也。今各衙門堂官多。內廷行走之員。或累月不克到署。與司員恆不相習。自掌印主稿數人。而外大半不能識面。譬之嘉禾稂莠。聽其同生同落於畎畝之中。而農夫不問教誨之法。無聞甄